

秋雨双塔

肖复兴

到涿州寻双塔,秋雨绵绵。它们在涿州博物馆的后面,从博物馆看去,一眼就能看到南塔。但路不大好走,前面被密密麻麻的民居平房所遮掩。问路,一口北京口音的当地人告诉我,往东走一点儿,穿过一条小胡同就能找到了。

这条小胡同叫王字街,很窄,两旁的房子藕藕一样紧紧相挨。再往前走,叫塔寺南街,路仍很窄,但两旁有不少豪门大院;尽管是豪门大院,从房屋形状看,像村里人家,乡土味很浓,或者说,隐隐有些暴发户的感觉。铁艺大门紧闭,大红门联高挂,塔尖已在那些人家的房顶上不动声色地露出了头。秋雨中,浅灰色的塔,显得苍老。这样的古塔,应该出现在红墙碧瓦的寺庙顶上,或者闪现在苍松翠柏中间,才相适应。如今的古塔,像是沦落风尘之中,曾经闪烁的道袍袈裟,经绵绵雨,都已黯然失色,甚至不知所终。细雨中斜飞的小鸟,真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走近古塔前,一圈灰色围墙阻挡,一扇对开的铁门锁着,只能从门缝中往里窥看,看不大清。绕着围墙,转到西南角,围墙对面有一户人家,院子往里凹进去的一角,站在那里,看得清楚一些,高大的古塔的五级塔层,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将细雨秋风尽情从头顶挥洒下来,宛如秋雨霏霏,逆光中,那样清亮。围墙里面有树木葱茏,高高的枝头快要抚摸到塔顶,绿叶婆娑,摇曳在塔身四围,像是为古塔穿上的绿衣,且替代袈裟。古塔便借树还魂,做着往昔的旧梦。

围墙上有一架南瓜叶盘绕,绿黄相间,曲线流溢,直垂到地上,委顿在雨水和泥水交织的土路上,有些泥泞不堪,把古塔的印象彻底打碎,将遥远的历史拉到今天的空间。

此为南塔。还有北塔。涿州双塔呈南北直线,相距不过三百米。但如今到南塔去,得穿街走巷,绕好几道弯儿。不过,北塔那时不时在路的一侧偶尔露峥嵘的灵光一闪,挑逗似的,很是顽皮,颇似月亮走我也走的夜间恍惚迷离景色,让你的心里充满期待。更何況沿路有柿子树和山楂树从两旁院落里探出头来,红红的山楂和金黄的磨盘柿子垂挂在枝叶间,有不安分的果子劈啪落在地上,给一路增添了几分野趣。这在如今许多已

今早闹铃一响,我就把手机放到塔妮的耳边。她爬起来一声不响地穿衣服,然后关了灯跟我下楼。穿戴利落关灯已经成为习惯,她不想让妈妈晃到眼睛。吃了一份面条和一份中国寿司,然后去买了一瓶水。看着她越走越小的背影,我想起她昨天晚上做作业做到很晚。英语老师在群里夸她读音很准,塔妮妈妈说塔妮快过来说说谢谢老师。我说算了吧,你替塔妮感谢一句就行了。塔妮妈妈说

离不开手机
洪峰

会一睡不醒,因睡而死的不可其数,因此更把睡觉一事视为畏途。”看来,造谣者还利用了伯虑国人的恐惧心理进行了心理战。

可以说,伯虑国之所以让“睡觉会死”的谣言满天飞,是因为伯虑国没有信息公开,没有舆论监督,导致谣言成为单一的信息来源,使国人拒绝睡眠,造成身心伤害。再加上伯虑国人缺乏科学观念,误认为有人猝死是因为睡觉所致,导致谣言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家都

“新村”纪事

张建

五十五、讲不完的新村故事

讲了当年的“流行风”。《新村纪事》也该进入尾声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吴家窑新村陆续动迁,1984年拆除了新村十四段、十五段;1985年拆除了新村一段至四段。最大的规模则是1987年,那次一拆除了八段至十三段,其中包括电车公司、卫津里等。

我们家是在1987年3月离开新村的,因选择原地迁,就到李七庄新建的周转房临时居住。分给我们二楼一个偏单,当时李七庄还属于郊区,所以我们全家上班都比较困难,尤其孩子才两岁多,冬天夫人抱着挤公家车,夏天用自行车驮着去长江道的私家车修理厂,整整坚持了一年。

1988年2月,我们一家由李七庄搬回新村的还迁房,分给我们卫华里一楼一个偏单。环顾左右,似乎多数老住户又都搬回来了,所以显得挺热闹。那一年,我兄弟急着要结婚,怎么办?他就通过朋友帮忙,先将房子从一楼换到五楼,目的是用五楼这套房子再换出一套房子。

果然,当年7月,用一套房换出了两套房子,只是我们和从平区搬到南开区,离红旗路很近。那个小区叫荣迁西里,我兄弟住一楼的单独;我们

经园林化的塔寺景区中难得一见。

这一路都叫塔寺北街,一直走到一条绒线胡同,往西一拐,眼前忽然开阔了许多,北塔豁然在目。虽有围墙,但塔身须眉毕现——全赖于塔前一片种着各种菜蔬的菜地,让北塔一目了然。按理说这里在涿州古城之内,菜园让古塔有了田园味道,这像是城市里的乡村。

涿州双塔均为辽代所建,北塔名叫云居寺塔,南塔名叫智度寺塔,从塔名看,双塔都是依寺而建。如今,寺庙早已不存,双塔显得有些孤立。再好的夜酒杯,葡萄酒已经随日月流失殆尽,便也难现当年风采。

蒙蒙细雨中,我站在菜园边上画北塔塔速写,浙浙沥沥的雨点不时打湿在我的画纸上,留下斑斑点点的痕迹,像是古塔有情呼应而走近我的足迹。古塔上有风铃,不时有铃声从萧瑟秋风中传来,便觉得古塔真是有了生命一样;清亮的风铃声,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像是从辽代传至今今天说话声音的回放。

抬头眺望这座砖式八角飞檐古塔的时候,心里暗想,北塔建立于1092年,南塔建立于1031年,距今都有近一千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千年来风云变幻中,多少建筑坍塌,多少朝代更迭,多少帝王将相灰飞烟灭,又曾经历过多少战火、地震等天灾人祸?双塔虽遭受过损坏,居然还能顽强存在至今,算得上是人间奇迹了。都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其实更是凝固的历史,有了双塔这样时间物质的存在,涿州才有了历史悠久的底气,如今历史博物馆墙上篆字书写的“燕风琢韵”,才得到了验证而非风韵的虚传。

只是,如今的双塔淹没在一片错杂拥挤的民房之中,真的太委屈了点。一千年之前的历史实物,不要说在涿州,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又有多少呢?看围墙内的双塔在维修,以后肯定会对外开放。不过,在这样一片民居包围之中,它们生存的空间实在太小,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一千年的时间!沧海桑田,双塔还在,它们的面貌已经繁衍生成了这般模样。

萧瑟秋雨中,收拾起画稿,临走时,禁不住又看了一眼古塔,秋风中,塔顶檐角的风铃还在依依作响。想起龚自珍的一句诗:人生宛若去来今, equal 听檐花落秋半。古塔有去来今。

为什么?我说本来塔妮不看手机的,老师夸她她并不知道。要想知道,她就必须经常盯着手机,好习惯因此变成坏习惯,有这个必要吗?塔妮妈妈说也是,就自己跟老师表达感谢了。

我对什么事情都弄个微信群非常反感,但这种现象不可能消失。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让孩子少看手机成了空话。如果我管教育,一定做强制性规定,禁止把作业和教学通过手机完成。

按照佛教的说法,人是很容易为心中的种种魔障所迷惑的,而权力是所有魔障中最迷人的魔王,最有诱惑力、最有破坏力、最有传染性、最为人们所喜欢,所以也最不可消灭。《三国演义》是为争夺王权而展开的充满权谋与机变的小说,但艺术的真实有时候会超过历史,甚至比历史本身更精彩。曹操、刘备、孙权三人,他们的终极目标,无非就是做皇帝。跟在他们后面的人,也无不希望自己主公的头上,能戴上一顶皇冠,然后水涨船高,自己也可以连升三级,拥有各种权力和特权,跟着享受荣华富贵。我们的古代历史,史前以神为本,以后是以皇帝为本,以官员为本,就是没有以民为本。围绕皇权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残酷,常常是杀人盈野,血流漂杵。无论何时,只要有个人树起了大王旗,抬轿的,喝道的,

三国杂谈

“愿身不复生王家”

赵宗彪

一家子人?曹家的事更复杂。曹操有二十多个儿子,虽然曹操立长子曹丕为太子,但因为老曹曾属意于曹植,后来闹得大家心中有了芥蒂。至于兄弟相逼的“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的七步诗,于史无据,但相互防范、猜疑、暗中明争,倒是千真万确的。例如,各个藩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地里,非征召不得到首都。藩王(也就是亲兄弟),之间不得通讯联系,不得与当地的行政官员往来,警卫人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否则,就是图谋不轨,是大罪。为了监视各个藩王的一举一动,每个藩国都派了专门的监督机构——监国谒者,昼夜观察动静,生活并不自由。一个言论、通讯、行动都没有任何自主权的藩王,同一个囚犯有什么区别?《三国演义》中,曹丕逼死了曹熊,杀掉了曹植手下的属吏丁仪兄弟等人,这完全是帝王家的常态。

如此骨肉相残,不独三国时代有,而是触目皆是。历史越往后,这种血腥与残酷的情形,并没有逐步减少,而是随着帝制的日益成熟,愈演愈烈,到明清时期尤为突出。朱元璋死后,皇孙建文帝执政。他对各个藩王满腹狐疑,总怕他们觊觎皇冠,于是不断寻找借口逐一问罪消灭,最后,反被其叔父燕王朱棣以“清君侧”(消灭皇帝身边的坏人)的名义武力消灭了。到了清代,皇族兄弟之间的争权斗争几乎集历代之大成。为了皇位,最亲近的父子、兄弟、夫妇,都会反目成仇,毒药、刺客、刀剑、巫蛊、陷害、中伤,无所不用其极。



●老树画画
雁南归
老树

坚信不疑。

21世纪的今天,仍有许多谣言满天飞。有些毫无技术含量的谣言,却被很多不懂科学的人大量转发,真是让人叹息。现在一些造谣者,还有了创新形式,比如,有人善于拼凑视频造谣,将几年前或外地的事故之类的视频,说成是今天或本地发生的,引起恐慌。

让信息公开透明,让造谣者受到法律惩罚,谣言自然会越来越少。而加强科学教育,让更多的人拥有理性的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即使出现谣言,也不足为惧了。

《镜花缘》异事之四

同样作为牺牲品被杀。以刘封当年的罪过与身份,都不应当死。但不杀刘封,刘备、诸葛亮担心日后刘禅控制不了这位手握兵权而又性格暴烈的义兄。所以,对刘封来说,死路一条,别无选择。三国之中,刘家的皇冠算是最干净了。

吴国皇冠上的血要多一点。孙权不但自己的亲兄弟多,而且堂兄弟表兄弟也多,但本人也有七个儿子。孙权死后,继承皇位的,却是第七子孙亮。后来孙亮被权臣废掉,两年后自杀,时年十八岁。接任的是他的哥哥、孙权第六子孙休,当了六年皇帝也早早地死了。倒是继承者孙皓,是个暴君和昏君,却坐了十六年的龙椅,直到“一片降幡出石头”,做了晋帝的俘虏。孙权的七个儿子中,被废的太子一个,被赐死的一个,被杀死的五个(连带他的五个儿子也同时被处死)。这里面的钩心斗角,充满了残酷与心机,哪像是

曹家的事更复杂。曹操有二十多个儿子,虽然曹操立长子曹丕为太子,但因为老曹曾属意于曹植,后来闹得大家心中有了芥蒂。至于兄弟相逼的“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的七步诗,于史无据,但相互防范、猜疑、暗中明争,倒是千真万确的。例如,各个藩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地里,非征召不得到首都。藩王(也就是亲兄弟),之间不得通讯联系,不得与当地的行政官员往来,警卫人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否则,就是图谋不轨,是大罪。为了监视各个藩王的一举一动,每个藩国都派了专门的监督机构——监国谒者,昼夜观察动静,生活并不自由。一个言论、通讯、行动都没有任何自主权的藩王,同一个囚犯有什么区别?《三国演义》中,曹丕逼死了曹熊,杀掉了曹植手下的属吏丁仪兄弟等人,这完全是帝王家的常态。

能把云彩吹来吹去,没有比风更高的了!即使是蚂蚁的巢穴也要做到足量供应,没有比风更低了!庄子说一呼一吸就是命,就是道,就是天地相交通——没有比风更深奥、更尊崇的了!

风是借力打力,纵横捭阖的高手。和火联手,和水联手,和坚硬锐利的东西联手,风就有了无坚不摧、锐利无比的力量。不过,最大的力量是,风和人的大脑联手;最大的动静是,风和民心联手。

风有一副硬心肠:让病弱者后背薄凉,咳嗽加剧;将衰败者横扫刀斩落,摧枯拉朽;风有一副软心肠:给燥热难耐者送

魔教中人

李雪琪

“魔教”一词来自于武侠小说,在《倚天屠龙记》里特指明教,在其他小说里可以泛指那些作恶多端、行事诡谲乖张江湖门派。如果说一个人是“魔教中人”,那么就是指他是个人人得而诛之的魔头。而网络流行语“魔教中人”意义却完全不同,指那些行为举止非常魔性、做事经常出人意料但十分搞笑的人。“魔性”是一个比较老的网络词语,形容人或者事物虽然不美丽甚至怪异,却会引起人强烈的关注欲望,就像使人着了魔,对其欲罢不能。我们可以用其吐槽自己或者朋友做了奇葩的

一切在于心

李昱坤

一切在于心。秋之无边,天高远。居然,一时无边的清寂,天心月圆,清风徐来,些许用了点小心,便觉清风月不负人,便可不费一钱买。

那一年,在绍兴,江南水乡,正是碧波繁花时节。弯弯水道间,飘忽泛金光,鸟篷船悠然而过,水纹摇曳隐隐碎碎远去。心随水纹远去。并不觉船,也不觉船上的人。

后一年,在苏州,雨后沧浪亭,树瞳瞳,水迢迢,将闭园,几无人。凝望亭上联语,恍觉已非人间世。心在哪儿呢?其实不在月,也不在风。

北京北海多植荷。将夜,不忍归。人说那里的夏季荷花,每夜里花瓣闭合,可

待香吐露。就那么心中一片空寂而坐,一时云遮风轻,却就嗅到了那别样的清香。古之书曾道,若用小纱囊盛茶少许置于花心,隔日一早取出,以泉水煮之,定是别样清香。不用试,心里明了,一定是啊!

今早路过公园,一池清秋瘦水,水边波斯菊摇曳扶疏,一只红蜻蜓独享了这幽静意味。也许是秋渐深,红蜻蜓的双翅微拢。阳光自高树密叶的缝隙间照在一朵粉色的花上,这只红蜻蜓,就立在低垂了头的花朵上。上下都有枯叶,在草尖,在清水。

“懂得不味今生,方觉有情趣。”红蜻蜓不懂,却是懂的。一切在于心。

原生家庭生存指南

[英] 奥利弗·詹姆斯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唐纳德·温尼科特在《游戏与现实》中指出,儿童做游戏不仅是驱除恐惧和冲突的一种方法;它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活动,对成年后的情感健康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方法,把成年人忙碌的生活需求与个人需求以一种活法有趣的方式结合起来。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简单享受一种活法有趣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当你与陌生人见面时,你如何向他们做自我介绍。你可以非常机械、简单地陈述职业生涯,或者你可以尝试让这种对话生动起来,每次自我介绍时,把你的叙述与特定的沟通对象联系起来。事实上,要想过一种活法有趣的生活,有

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壮丽篇章。其时,有人评价说:“盖浙东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者。”

明末文人张岱在淮扬时,亲眼见朱大典典,“真如乳虎苍鹰”;后来又亲历朱大典“要城守娶,破家从忠,继之以死”。他实在想不明白,一个人为何有

这样的变化?在以后的年代里,不少专家对朱大典进行了研究。这其中,心理学家的观点最引人注目。心理学研究表明:多重人格是一种普遍现象,只不过朱大典表现得比较突出罢了。其实,许多人心中都拥挤混沌乱,争吵纷扰,每一人格都试图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善恶常因条件变化,美丑常在不同时空转换。是些人今天为正义君子,明天是卑鄙小人;你断定他是恶魔,他却转身为天使。他做出做的事情常吓别人一跳,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如果有一千种境遇,就能变成一千种人。因此可以说:广场不是盛放人数最多的地方,人心才是——你永远不要试图数清那里的人的数量和种类。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简单判定一个人。

还有一种舆论学的观点,认为舆论在聚焦焦点人物时,会把善、散尽家财,招募乡兵,率军坚守要城,使清兵攻城近三月而未得。最后,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炮火轰破城墙后,清兵大举屠杀入城,但朱大典依然顽强抵抗。直到将士大部分战死,朱大典才从容召集家人、幕僚32人,围坐在军事指挥部——金华八咏楼的火药库旁,点燃了所有炸药,以身殉国,谱

网络新词语

魔教中人

李雪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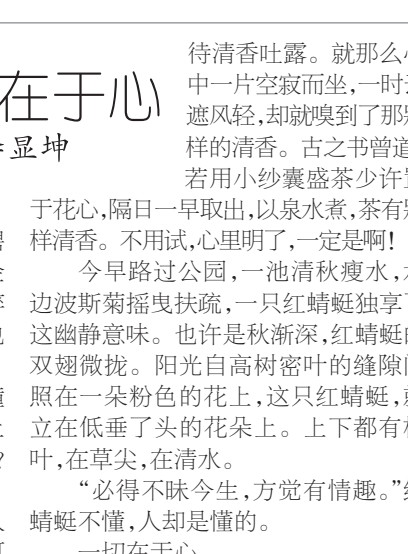
“魔教”一词来自于武侠小说,在《倚天屠龙记》里特指明教,在其他小说里可以泛指那些作恶多端、行事诡谲乖张江湖门派。如果说一个人是“魔教中人”,那么就是指他是个人人得而诛之的魔头。而网络流行语“魔教中人”意义却完全不同,指那些行为举止非常魔性、做事经常出人意料但十分搞笑的人。“魔性”是一个比较老的网络词语,形容人或者事物虽然不美丽甚至怪异,却会引起人强烈的关注欲望,就像使人着了魔,对其欲罢不能。我们可以用其吐槽自己或者朋友做了奇葩的

大风吹彻

许厚全

来一丝清凉,给路的尽头送来暮鼓晨钟;风也有敏锐的嗅觉和思想:凡被邪祟占据的塔顶,它都给掀翻,像把乞丐头上满是虱子的破帽吹落。

风是雄性的刚,让岩石的骨头酥软,化为齑粉;风是雌性的柔,拭去穷人眼角苦涩的泪水,鼓动倒伏的小草重新起舞。风比万物都要走得更远,活得更加。即使是世界的尽头,也会有风吹拂虚空;即使是世界末日,还得有风来做最后的清理。大风吹,宇宙的法则,并不为谁歌哭停留,并不为谁喜悦哀伤!大风吹,最终,连它自己也要吹灭!



百草枯萎之季,见抽穗扬花之小草,怜之敬之,采以供之,画而记之,题而咏之。

李新宇

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壮丽篇章。其时,有人评价说:“盖浙东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者。”

明末文人张岱在淮扬时,亲眼见朱大典典,“真如乳虎苍鹰”;后来又亲历朱大典“要城守娶,破家从忠,继之以死”。他实在想不明白,一个人为何有

这样的变化?在以后的年代里,不少专家对朱大典进行了研究。这其中,心理学家的观点最引人注目。心理学研究表明:多重人格是一种普遍现象,只不过朱大典表现得比较突出罢了。其实,许多人心中都拥挤混沌乱,争吵纷扰,每一人格都试图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善恶常因条件变化,美丑常在不同时空转换。是些人今天为正义君子,明天是卑鄙小人;你断定他是恶魔,他却转身为天使。他做出做的事情常吓别人一跳,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如果有一千种境遇,就能变成一千种人。因此可以说:广场不是盛放人数最多的地方,人心才是——你永远不要试图数清那里的人的数量和种类。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简单判定一个人。

由朱大典而想到的

寇士奇

“魔教”一词来自于武侠小说,在《倚天屠龙记》里特指明教,在其他小说里可以泛指那些作恶多端、行事诡谲乖张江湖门派。如果说一个人是“魔教中人”,那么就是指他是个人人得而诛之的魔头。而网络流行语“魔教中人”意义却完全不同,指那些行为举止非常魔性、做事经常出人意料但十分搞笑的人。“魔性”是一个比较老的网络词语,形容人或者事物虽然不美丽甚至怪异,却会引起人强烈的关注欲望,就像使人着了魔,对其欲罢不能。我们可以用其吐槽自己或者朋友做了奇葩的



舒脑欣滴丸

用于血虚血瘀引起的

头晕 头痛 失眠 健忘

功能主治:理气活血,化瘀止痛。用于血虚血瘀引起的头痛,症见头痛、头晕、视物昏花、健忘、失眠等。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50041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忌症:1.脑溢血患者禁服 2.孕妇禁服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中药厂生产

咨询电话:800-818-6886 免费咨询电话:022-2702904